
LIBRARY
DEC 11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陰隲文圖說

利卷

嘉定馮生好行善家貧力乏惟覓經驗良方抄寫遍貼一日進香南海中流風發舟覆恍見數卒引至龍宮有冠冕如王者謂曰子寫方救人善念誠切感通水府我遣甲士救汝與汝寶珠三顆歸可致富馮謝曰某命合窮焉敢望富王者曰貧富固由命惟心好者命亦無憑汝命雖當貧汝心却應富卽如水厄亦命所招因汝心好便不爲害遂命前卒送歸馮身忽到岸衣不沾濕寶珠在手鬻之得價鉅萬竟成富室益施藥材不倦

捨藥材以拯疾苦



沐州白岑粗知醫道曾遇異人授以發背瘡方治人無不立驗有驛吏張好古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之數金岑以假方與之不效後岑入山爲虎所食遺一囊於道適好古奉差過此拾得之內有一紙乃眞方也



捨藥材以拯疾苦

杭州有賣菜傭事母頗孝一日途遇濟顛禪師師索其芥子一担命和乾泥打合爲丸曰今廣東痢疾甚多汝以此丸賣之每一丸療一疾止許得銀一錢母多取歸可不賣菜矣及至廣東果痢疾延門服者立愈不數日賣盡滿載而歸以此致富一同伴心羨之亦負芥子一担求師爲丸師曰彼前生好施茶水沐其惠者今生俱以銀一錢相報故命其往收此果以養其母汝前生並未施捨人亦何因相報耶



施茶水以解渴煩

昔有某商往山東貿易途行渴甚見一人臨井而汲商向求水其人不與反大罵商不平往問智公禪師師曰人必修因而後得果汝前生吝借盃水不濟彼渴今安望報乎

觀此事雖近誕理實可信然施捨茶水費實有限斷不可貪功而始爲也



施茶水以解渴煩

會稽陶石梁與蘇州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鱔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無奈力薄兄爲倡首募衆成之何如張曰諾先出銀一兩衆奏成八兩買而繞城放之至秋闈陶夢其祖云汝未該中緣放生功大故早一科陶秘不言後放榜果有名乃笑曰爾時我雖發意實頼芝亭賛成何功德獨歸於我不數日南京報錄至張亦中式

或買物而放生



鎮江某商附漁船至瓜洲見網一巨魚開箱取銀買放中有整銀漁人見而心動遂計誘商云此魚須至無網船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一僻島藹以大網裹商投之江中流至汎地汎兵競來取網解開乃一人也尚未氣絕向兵曰其故立拏漁人至將軍府戮之

或買物而放生



宜興陳信持準提齋不殺生物正月初三晨起見數鬼執旗沿門徧插信曰何不及我家一鬼答曰此瘟疫也因汝持齋戒殺故得免言訖不見是年村中死者八九陳獨安然後子孫俱登科第



蕪湖張三賣熟肉爲業所殺生命不可勝計人勸改業弗聽其子年十二患肝症頭不能仰痛楚號呼見有無數雞鵝猪鴨索命嘔血如注手足搖擂如物被殺之狀而死不一年家遭回祿産業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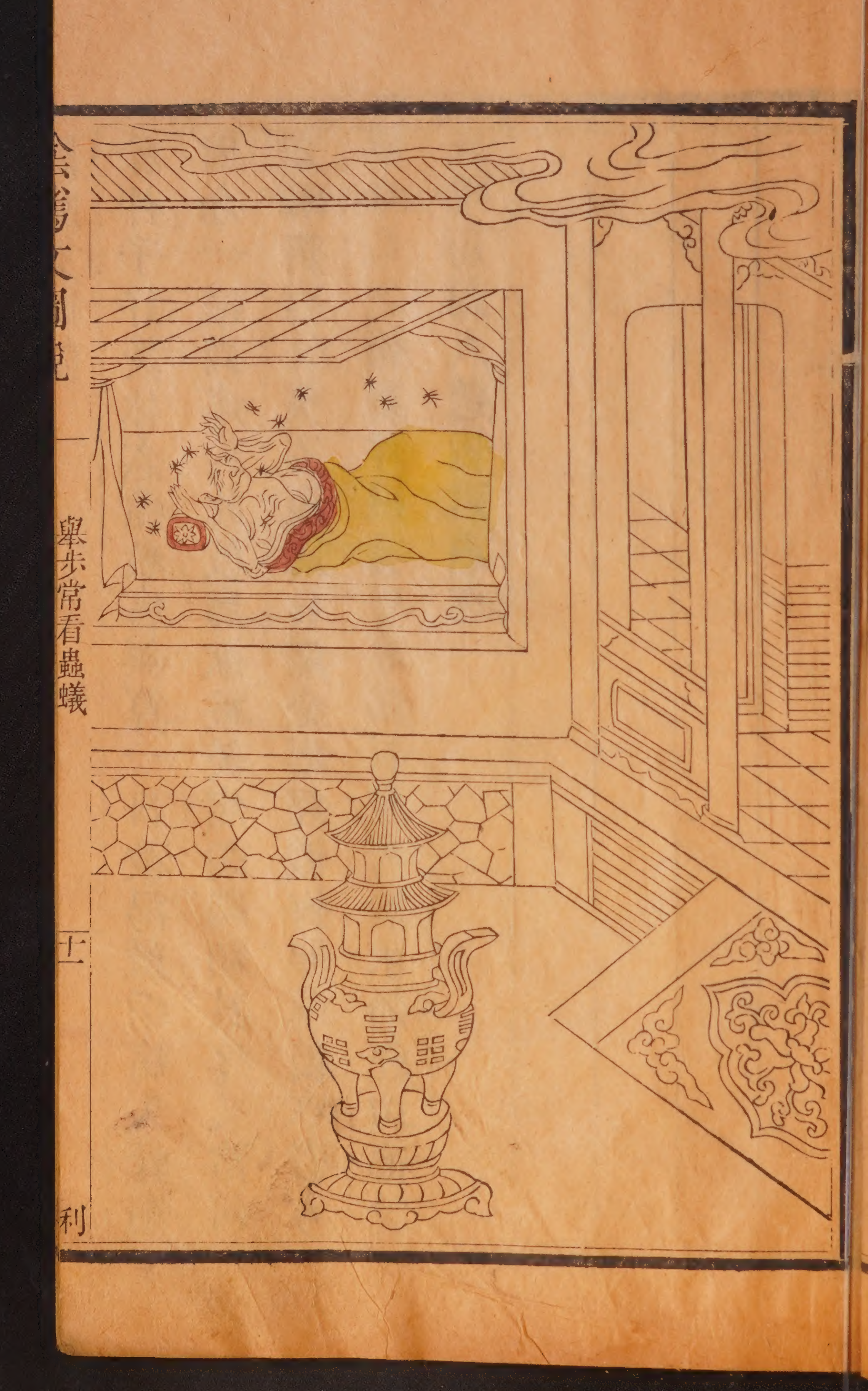


或持齋而戒殺

昔有比丘與沙彌共處比丘入定中知沙彌七日當死諭之曰汝家父母思汝可暫歸過八日再來蓋欲其死於家也沙彌既歸八日果來比丘異焉復入定觀之乃知沙彌於路中見一蟻穴流水將灌入急脫袈裟聚土壅之蟻無所害以此延壽一紀



有彭和尚者性惡蟲蟻火燒湯潑不可勝計一日病篤蟲蟻滿牀周匝其身痛不可忍因遷於別室牀之四面俱用石灰圍繞蟻又自空飛來卒爲所害臨死七竅皆滿塞之不去一方見之共以爲戒



徐仲子好焚林恣獵殺害無算一日被湯盪指痛入骨髓因念一指尚疼於此彼鳥獸被焚焦頭爛額其疼又當何如耶折弓矢誓不復爲日誦金剛經懺悔罪孽後享壽考臨卒見諸類羅拜曰我等雖爲君所苦然承誦經功德脫皮毛而歸人道皆君惠也

禁火莫燒山林



王榮家資頗厚年五十無子雙目常病遂發願力行善事每夜點天燈於要路又置小燈籠百餘枚遇黑夜遠歸者則給之天雨則施草履雨傘如是不倦目疾頓除妻妾各生一子聰明頴異俱成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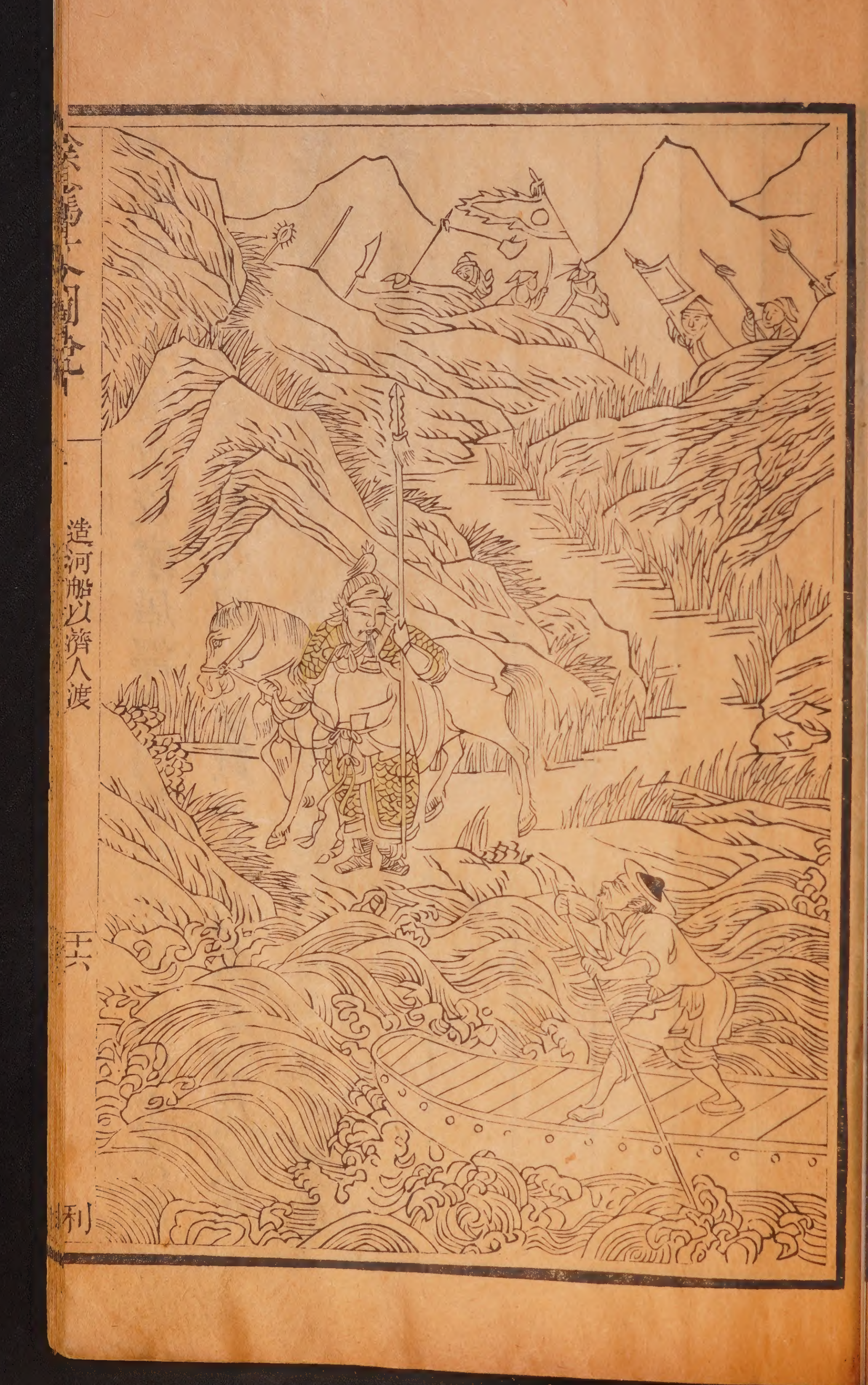
點夜燈以照人行

宋之丙一生好用智巧欺哄愚昧性復貪鄙每於黑夜見路燈卽偷摘之以供巳用後被燈杆宿蜂螫其兩目雙睛突出痛不可忍醫禱無效遂成瞽人二子皆蠢不識一字人皆以爲偷摘路燈之報云

點夜燈以照人行



宋方世隆好造船濟人後生一子名雲路任湖廣總戎奉勅征蠻全師俱覆隻身逃難前阻河路後有追兵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船渡之追兵不及而返因問此地安得有船老人曰此汝父所造也路疑之及登岸人船俱不見方悟其父造船濟人之報



造河船以濟人渡

太湖韓三性極貪狡家居澤畔門前挖成坑坎引水注滿其中往來不便三藉此圖利每負一人過水必索錢數文無錢者任其徒涉後三為水蛇咬足毒入脛骨雖獲醫愈然行必需杖不能負人矣

造河船以濟人渡



楚中近山之家多以打生爲業有李敬業者獨行好善事無大小不利於人物者不爲見鄉人網取禽鳥即買放之衆笑其迂一日晨起出門見無數鬼卒手執黃旗相謂曰除李敬業家餘者挨家並揷之是夕火起一村並遭回祿惟李宅安然無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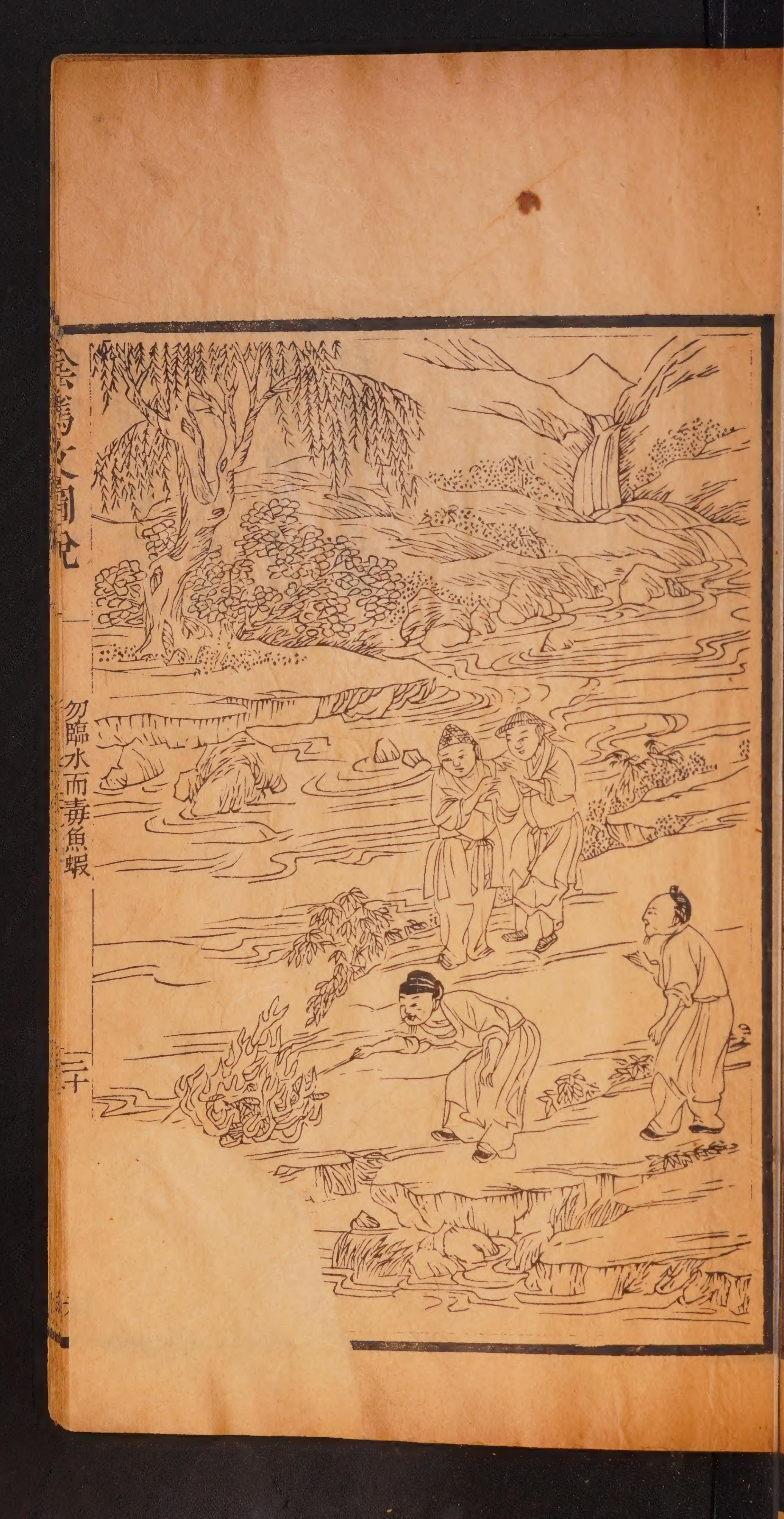
勿登山而網禽鳥

常熟福山鎭有一人失記姓名善用鳥銃年四十方得一子頭角端正因此改悔前非誓不再爲兒七歲入塾讀書偶因師膳乏饌復持銃打鳥自此習以爲常其子忽患痘疹遍身紫泡每泡內有鐵珠一粒不計其數哀號而死其父相繼病歿

勿登山而網禽鳥



江陵郭暉性愛物類地有惡少每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傾汁上流一二十里內魚鰕之類大小盡斃即螺蚌亦皆盡死暉歷年買此藤焚之曰我力不能救物惟焚此亦可稍全數百萬生命耳享年九十有六二子一禮部尚書一都御史七孫俱登科甲



勿臨水而毒魚蝦

京師永興坊許儼打魚
自云見火車燒身百萬
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
殺并印施金剛經百餘ダ



勿臨水而毒魚蝦

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復甦急呼家人請太守至牀上叩首曰某至陰司乞命甚哀閻君初不許旣而憫之曰汝三日內能勸千人不食牛肉則生矣某允之今幸得生祈公爲我遍諭百姓太守以爲妄佯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矣太守大驚召僚屬共持戒立簿通衢願戒者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向空焚之稍頃司理復活告太守曰纔被使者攝去閻君責以失信忽有黃衣人持簿至云是戒牛人姓名閻君啟視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六紀太守亦增福祿後司理果享壽一百有六歲


午時
勿宰耕牛

建州婦人潘七娘本屠家女最善宰牛所殺甚多一日買牛跨歸忽臀髀如爇與牛背合爲一體牢不可脫人鞭牛婦卽呼痛家人牽往野中與人遍觀冀得減罪經數日死臀粘牛背不能製棺乃與牛同葬



練川許自俊癸酉鄉試入闈夜至二鼓恍惚見號房前掛字紙竹筐一隻竹箝一柄筐內字紙光焰燁然傍有朱衣神指示之曰子前生乃天界寺拾字紙僧也今當食報矣是科果中式甲戌成會魁官至都御史

勿棄字紙



楊慧年九歲善屬文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夕在館索便壺不得遂將殘紙聚於牀前溺之誤投字紙在內次早翻閱故書卽茫然不省拈題搆思胸中如有物碍不復成一字矣竟至癈棄卒以病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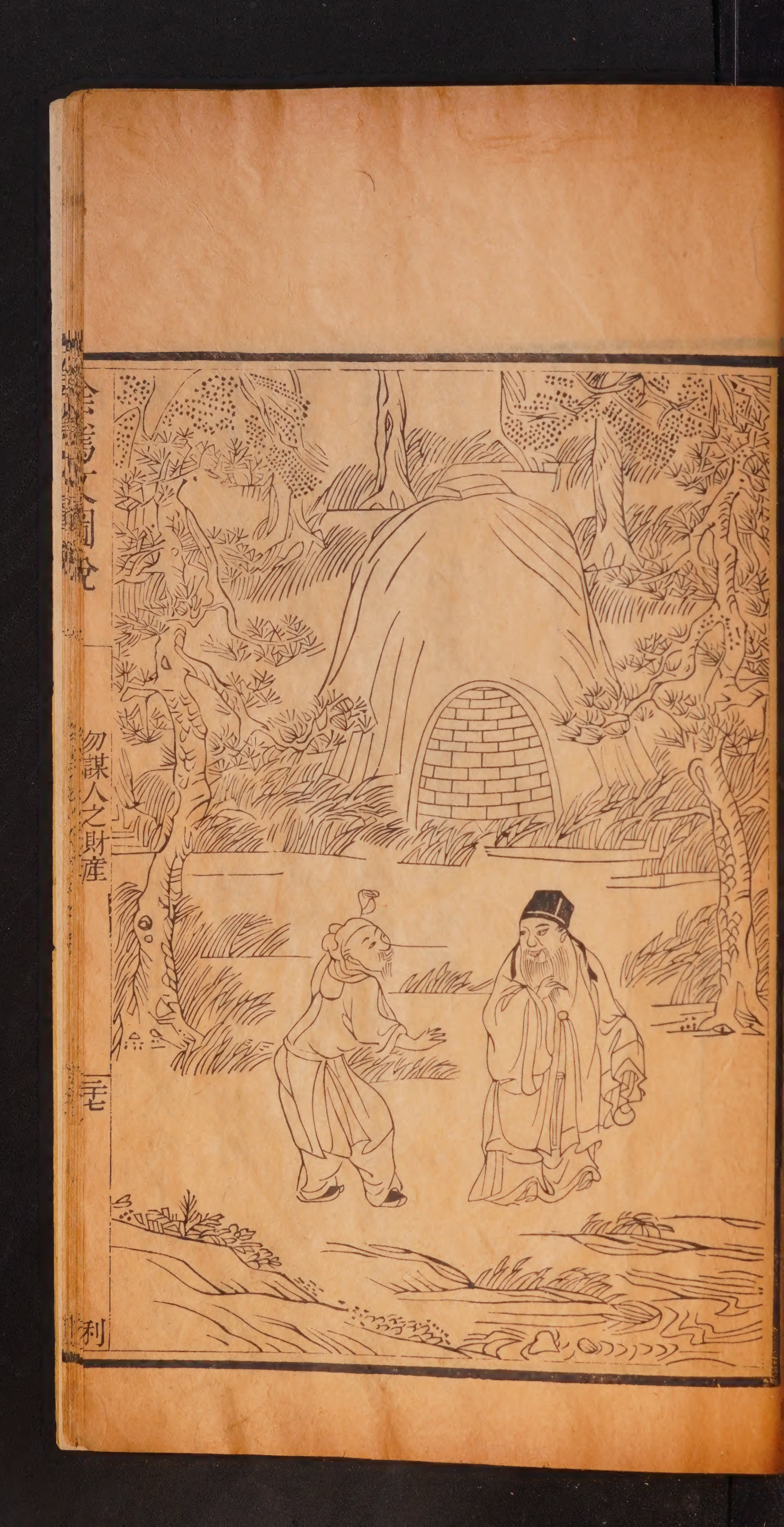
勿棄字紙

丁清惠公置產必詳訪來歷或有兄弟交爭親戚相奪及子盜父業主佔奴產者必正色以理諭之從容解紛使其相安賴以和好者甚衆其確係已置者方與成交銀必足色平必官法一併交足嘗語家人曰人生佔不得一分便宜況棄產得產苦樂不同須曲體之三年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范文正公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求而不應也公存心仁厚故子孫累世貴顯



勿謀人之財産

朱文公知崇安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於其地中數年之後突以强佔爲訟二姓爭質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川明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佔之情眞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遂一意斷與之後解任有事過其地閒步壠上居民備言其埋碑罔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雷雨次日其墳陷爲潭矣



勿謀人之財産

宋寇準居樞密在上前常道王旦之短旦久疾上命肩輿入禁中勉勞數四曰卿必欲退天下事當付何人旦曰據臣愚見莫如寇準上曰奈剛褊何旦曰準之才能舉朝莫及他人則非臣所知準即日得拜入謝曰非聖明臣安得及此上曰此王旦所薦也準乃愧服



昔有二士俱業春秋將入闈之夕一生忌同經者才高密取其筆嚙去毫端及入試筆不堪用大驚乞鄰不與痛哭欲出忽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第書之旣寤視筆依然精好文完仍然禿筆也生出遇彼生問曰試文必佳對曰但得完篇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彼生貼出禿筆者中魁選



羅城使程元賓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美色公方醉謂之曰汝猶我女安敢相犯親封鎖於一室明早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大人早建節鉞元賔曰節鉞非所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後公官至觀察使年九十有七從容談笑而逝諸子皆顯官簪纓不絕



勿淫人之妻女

唐李登年十八中解元後五十歲不第詣葉法靖師問故師以叩文昌帝君帝君曰李登生時　上帝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私窺鄰女事雖未諧而致其父於獄以此遲十年降二甲又侵兄李豐屋基至形於訟又遲十年降三甲又於長安邸中淫一良家婦又遲十年今復盜鄰居室女爲惡不悛已盡削其籍死期至矣尚望第乎師以告登登憤鬱而卒



勿淫人之妻女

李無競樂善好施調官東京至朱仙鎮見二丐爭鬭相扭赴官李問之以索錢相角李解囊取錢如數償之一丐得錢去一丐曰承君雅意解我爭訟眞善人也吾住京中隆和坊他日見訪必當相報李自思曰丐者言報豈異人乎至京乘暇訪之其人延入陋室爲具飲饌出棗曰食此可以延年復進桃一器無競取數枚懷之至中途取看皆紫金也後享壽一百二十三歲



文光讚之父自少至老無歲無刑獄事桁楊桎梏靡不備受光讚因詣曇相禪師叩問是何宿孽師曰汝父生前善寫詞狀唆人爭訟故今生受此報光讚求師救免師令其父自著柳杻三日向佛懺悔矢心行善事乃稍解



勿唆人之爭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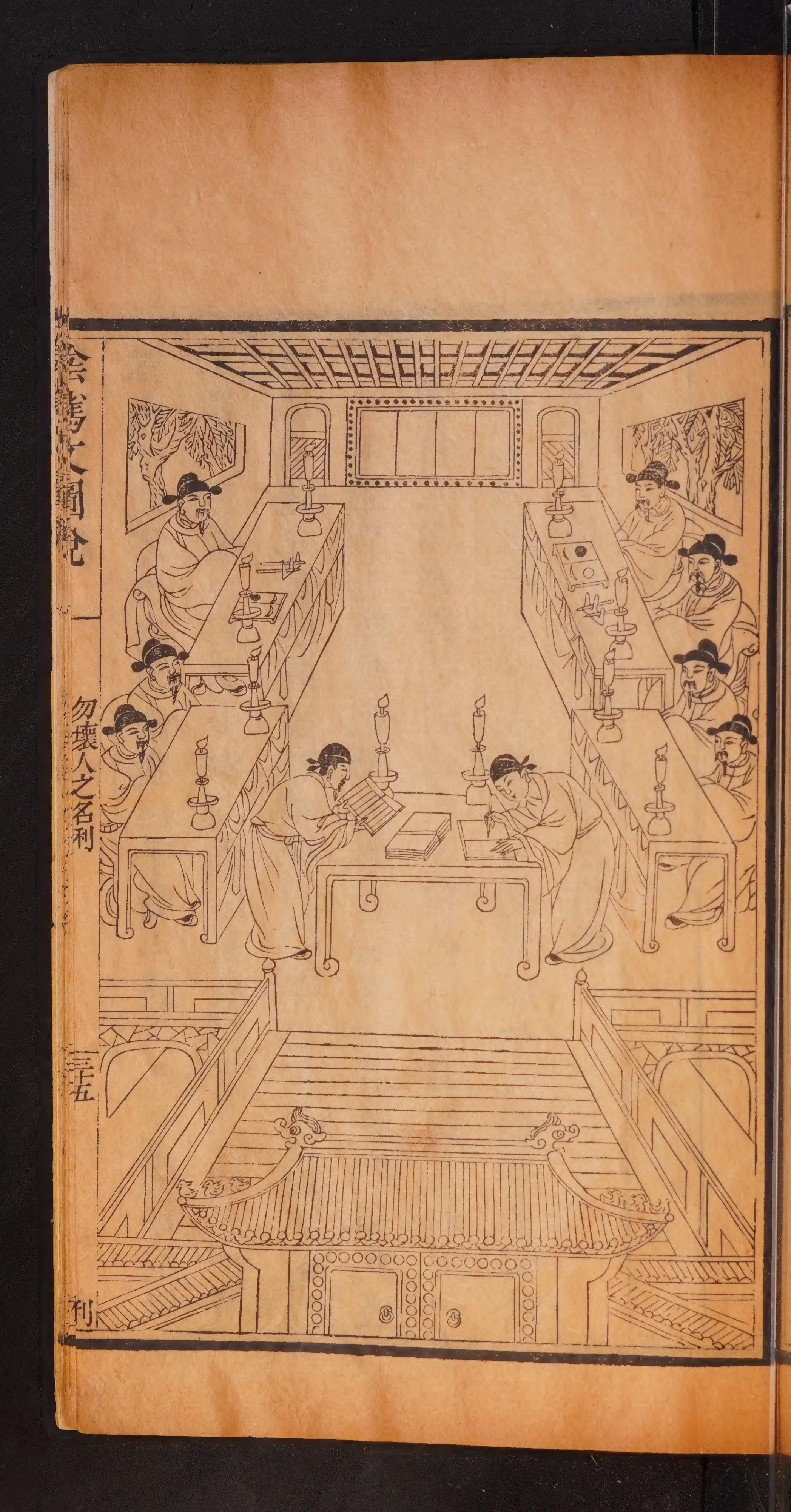
明徐文貞公階告致歸里晏集親朋一人取金杯匿於帽中公適見之撤席主器者四處遍尋公曰杯在勿覔也此人醉酣潦倒向公致謝不覺杯帽俱墮於地公悄然納於其人之袖中命役扶歸終不洩



勿壞人之名利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名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向人言之有同經生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必與主司有成約及拆號第十一名果習易主司旣聞外議乃對衆以副卷首名易之副卷卽大璋而所易者卽同經生也明年蘇冠南宮同經生終身淪落

勿壞人之名利



蘇允明性篤學有善相者曰子壽不過三九允明每怏怏不樂一日至公府見少年四哭甚哀允明問之乃初娶婦尚未合卺忽被盜誣扳將賣妻以償贓心不能捨故爾痛哭允明急售己產代完得免離折後相士復見之曰異哉子似有大陰德者允明語其故相者曰事不拘大小即一文與乞兒能救旦夕之死猶足囘天況全人婚姻乎遐齡不待言矣後享壽九十餘子亦貴顯



勿破人之婚姻

順治丙申年浙江舉人鄭某有友窺某妻色美欲計得之鄭爲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其妻與人有私某欲出妻反商於鄭鄭即代作離書旣脫稿某錄去適賣筆者至選筆數種以稿塞管中越二年戊戌會試攜筆入場忘其稿之在內也搜檢者得之呈於監臨以功令故荷枷杖責革去舉人其友未及娶某之妻即被天雷殛死



呂陶令銅陽民有麗氏姊妹三人欺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工及陶到任弟又愬陶一訊三人服罪弟泣拜謝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德陶諭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弟又拜謝聽命姊與弟皆感謝而去後陶位至大中丞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長安富室陳大乾生二子長孟容次孟達兄弟極其和好有表親楊雲與達角口遂懷憤恨適大乾死二子析產雲譖達與容曰爾父在時溺愛幼子曾以白金百鎰珠玉衣飾等項預受爾弟爾可索之於是兄弟有隙每以分家不均爭鬬成訟久之二子相繼凋落雲雙目忽瞽遂成癈人一日遇二子於途兄弟歷數其過指而痛駡雲無言可答氣成膈症飲食不進數日而死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劉文思寓蜀中成都楊某納之爲婿旣而謀歸見妻與母兄皆有不悅之色問其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資邇來多事鬻之幾半適立券爲此不安劉取券焚之曰爲人之壻逼其家之嫁資使其母子兄妹不睦非丈夫也携妻徒手而歸極其和好後登第官至侍郎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富人徐池心涎周某房屋周不肯售池令人誘其子嫖賭私借銀與之久而無償遂將房私立賣契與池周某父子由是不睦後池三子五孫俱病癩向神廟祈禳夜夢神責之曰爾圖謀房屋使周某父子參商爾之子孫尚望愈乎不一年闔家盡卒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崑山顧履方相國文康公長子性極謙和折節讀書全無貴介氣一日盛服拜客有鄉民擔糞斷綆汙其衣家人怒罵之履方曰彼已驚矣豈可再赫婉言慰諭鄉民徑反更衣忠厚如此故至今子孫榮盛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四十三 利

昔有倚族兄權勢脇取人財者歿後止遺一子一日病危召巫降神有寃鬼附巫之口自稱姓名言二十年前汝父於雪天捉我來家逼寫欠票又打我成吐血病致我財盡身亡今汝之疾是我爲祟也其家許以佛事薦度求免鬼不許曰一命抵一命耳遂卒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嘉興屠應峻存心仁厚官京師有鄰人貧困負其子孟元銀不能償以屋宅及塋地立契賣絕願除前負孟元不肯受曰當另酧汝價前欠不追也及峻官歸鄰人來侯極言其子盛德峻驚曰房已賣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峻取前劵還之且爲築其墳墓後子孫貴顯綿綿不絕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畢景家富豪素欺窮困殘刻成家人有以産售者必陽拒曰我不欲也復使人陰鈎之及至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迨立契則曰銀未便約以他日交時以色銀米物凑與之高其所值後長子以人命下獄次子以嫖賭傾家乞食他方不知所之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宋文正公李昉既致政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車迎之賜坐御側親選菓核之珍者賜之曰卿眞善人也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親近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然一生從未蔽人之長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信無愧今蒙聖主於羣臣前以善人見稱汝曹當念聖主崇奬之言行我平日四者之事庶幾無忝所生其子宗諤果恪遵先訓益修德行爲一時名臣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繪像之圖說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呂惠卿阿附王安石力行新法朝中善人設計擯斥殆盡嘗語人曰不具辣手做不出大事彼迂儒輩言新法不便不過欲博善人之名我見之不啻芒刺是以必欲去之後被貶崖州值天雨投庵借宿僧閉門不納曰我雖方外頗知親近善人豈肯留爾致汙佛地耶惠卿愧赧冒雨而去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唐郭子儀病甚百官踵門問候姬妾滿前俱不迴避惟主事盧杞至子儀悉屏姬妾隱几以待人問其故子儀曰杞面藍貌陋心機甚險婦女見之必生訕笑他日得權吾族無遺類矣後杞爲相睚眦之怨無不報者惟子儀獨免於禍



